

黄妍：
香港也有「文青」歌手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都说香港乐坛商业氛围浓重，这里却不时诞生出跳脱于商业序列之外的好歌手。香港唱作歌手黄妍时常被贴上“文青”标签。她的音乐作品列表如同文艺青年的“通关密码”——如果遇到一个看见《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》《7月24日大道》和《两个月月亮》这些歌名时会心一笑的人，你大概知道那会是同类。

黄妍爱从文学和电影中汲取灵感。今年，她推出的概念专辑《4891》就是受村上春树小说《1Q84》启发而成。她做音乐的方法没那么商业，但总能找到自己的听众。近日，黄妍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。关于如何在香港做一个“不商业”的歌手、文学如何影响着她的创作，她都一一分享。

「文青」歌手

黄妍推荐：认识我，可以从这三首歌开始

《哀伤的作者》

“这首歌向所有创作者致敬。我们时常被电影、书籍、音乐打动，创作者所怀有的情感浓度一定比我们接收到的要浓很多倍。他们愿意挖掘和剖析自己的情感——有时候甚至是伤痛，将其转化为优秀的作品。这非常了不起。”

《天光前》

“这首歌讲的是愚勇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东西，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不切实际。但只要这件事是对的、没有伤害到别人，你就放胆去做吧。天亮之前总是最黑暗的来临，但黎明会带来最美丽的晨光。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一个有力量的陪伴。”

《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》

“这首歌是我跟林家谦一起写的。从《九度痕迹》开始，我尝试跟不同音乐人合写歌曲，发现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不一样。合作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。”



黄妍



概念专辑《4891》的灵感来自村上春树小说《1Q84》

1 文学并非主流，但仍坚持做《4891》

《4891》中，文学的影子随处可见。专辑名称是村上春树小说《1Q84》的倒转，黄妍和词人王乐仪对小说中的世界印象深刻——那里有两个月亮，整个世界笼罩于怪异之中。以此为灵感，她们写出了迷幻姿态的《两个月月亮》，这首歌也成为了整张专辑的起点。

此后，她们有意识地从文学中寻找意象，一张以文学为主题的概念专辑逐渐成形。《4891》藏了许多密码：《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歌唱》来自泰戈尔著名诗句“世界以痛吻我，却要我报之以歌”，《7月24日大道》与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小说同名，《心的全部》则是一本香港诗集的名字。黄妍与王乐仪还合写了一篇

《1Q84》的同人小说，收录在《4891》的实体专辑里。

黄妍本人很爱读书。《1Q84》开启了她对村上春树的兴趣，而她最近刚读完《海边的卡夫卡》，正准备读《奇鸟行状录》。说到村上春树，黄妍的兴致高涨：“村上春树的作品总是花大量笔墨去铺陈气氛，你必须跟着他的文字走，走进他的世界，才能读懂他想表达什么。对我来说，《海边的卡夫卡》很震撼，给我带来很强的情感冲击，仿佛经历了一次成长。”

黄妍坦承，在她从事的领域，文学并非主流，甚至有些“赶客”。“很多人一听到‘文学’就望而却步。在香港，这条路尤其难走。做《4891》时，业内业外都

有人劝我们不要做，觉得太沉闷、太深奥了。”

她想了不少办法让听众走进她的文学世界：“每出一首歌我都会策划一个活动，让听众可以非常直观地接收到我们想传达的信息。比如《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歌唱》，我们设计了很多‘良方卡’，比如游泳、大喊，甚至剃猪毛，方式不限。听众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知道：面对痛楚，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，只要对你有效就行。”

她对阅读的兴趣也渐渐影响了歌迷：“我还挺有成就感的，起码现在大部分人都看了《1Q84》。粉丝们不时会跟我交流最近看了什么书和电影，也有人送书籍给我当礼物。很高兴有更多人重拾了阅读的习惯。”

刘德华新片《红毯先生》改档至明年大年初一

羊城晚报记者 邵梓恒



《红毯先生》海报

11月8日，由宁浩执导、刘德华领衔主演的优雅喜剧电影《红毯先生》宣布改档至明年大年初一，将于2024年2月10日全国上映，成为第一部正式定档2024年大年初一的真人电影。影片发布的“大年初一见”特别视频“开创了一种很新的官宣方式”，视频中宁浩和刘德华电话连线，两人化用片中的“资方电话”，用“优雅”的姿态将影片荒诞现实的气质贯彻到底。

电影《红毯先生》改档后成为宁浩继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后又一部在春节档上映的作品。该片是宁浩对于荒诞现实题材的一次全新探索。片中，巨星刘伟驰（刘德华饰）为了拿奖而与导演林浩（宁浩饰）合作，上演了一出出荒诞闹剧；影片片，二人则愉快搭档，用一个荒诞感十足的视频官宣新档期——宁浩导演通过电话将定档大年初一的消息告知刘德华，二人都只得“欣然”接受，“还能怎么办，按资方说的来吧”。话里字间，宁浩脸上似有“懂的都懂”的无奈，刘德华则在短暂惊讶后转身继续优雅前行。

同期发布的“一红到顶”海报用红毯与白底作为主色调，画面干净清透，与影片“极简主义电影”的特质相得益彰。海报中，刘伟驰认真地推着红毯向前走的样子，似乎是想把红毯一路铺到大年初一。

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流行音乐的俗世情怀与全新的审美愉悦

距1986年那个酷热的夏天，已经过去37年了。我从位于当时还算是广州郊区石牌的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没有想到自己会与流行音乐相伴至今。岁月飞驰而过，红棉花开花落，紫藤花再次成为校园最美的点缀的时候，我梦回校园……

穿过一条两边种满了木麻黄树的柏油马路，便走进华南师范大学的校园。记忆中是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插曲，《雪花飞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心中的玫瑰》……点缀着我们青灰色的岁月，每一首歌都装在心里，刻在脑海里。大一暑假，我通过收音机收听台湾的校园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赤足走在田埂上》《兰花草》《龙的传人》……歌曲旋律强烈冲击着我的耳膜，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流行音乐的俗世情怀与全新的审美愉悦。暑假结束回到校园时，发现宿舍里增加了

几把吉他，吉他学习班的广告纸贴遍校园的每个角落。

记得现在文科教学大楼的地方，在30多年前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简易建筑物，叫“风雨操场”。我们在里面开全校大会，打篮球，练体操，留下了我们不少美好的青春回忆。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舞会就是在“风雨操场”上举行的：大家战战兢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敢第一个上场跳；音乐过了一半了，才有几对男和男、女和女跳；慢慢的，“群魔”才开始“乱舞”起来。忽然间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唱起了一首粤语流行歌曲《星》：“闭起双眼晴心中感觉清凉，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；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……”歌声响起，仿佛仙音渺渺。女歌手素朴沉静，真挚纯洁，把我看得眼神迷离手足无措，问这是何方神圣？答曰外语系的一名教师，

我的华师青春记忆

□李广平

这是我近距离看见的第一位歌星！当她继续唱到“啊……星光引路，风之语轻轻听，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，理想是和平，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径”时，全场掌声雷动。更要命的是，她还和一个男生唱起了《请跟我来》，这下我对他们的崇拜之情真如珠江之水滔滔不绝啊！

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我在中文系学生宿舍的走廊上听见张明敏演唱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：原来唱歌也不必字正腔圆器宇轩昂，普通话都说得不标准、嗓子也完全与“天籁之音”毫无关系的张明敏，硬是凭着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轰动全国。

某个夏日的夜晚，校园爱情悄然而至。那时空气里飘满了一种渴望和羞涩的激情，我听到了罗大佑的那首《是否》：“是否，这

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，泪水已千不再流，是否，应验了你曾说过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”大学里的恋爱往往以失败告终，于是情歌在青年学子中永远有市场；当我听到和唱着罗大佑的《恋曲80》的时候，也是我毕业的时候了……

很庆幸，在我的华师校园和我的青春生命中有邓丽君、罗大佑、崔健、李宗盛、许冠杰、谭咏麟、张国荣、鲍勃·迪伦、保罗·西蒙的歌声伴随。得益于此，走出校园后，我能和陈小奇、李海鹰、毕晓世、兰斋等广东优秀的音乐人一起，开创岭南流行音乐的新时代，创作出一批能够在中国原创流行音乐史上留名的歌曲作品。

紫薇花开不败，歌声记忆满怀。梦中重回华师石牌校园，在一片温馨弥漫的歌曲氛围里，我看到了一代人的青春在飞扬……

一个让我很敬佩的老师，也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传奇人物之一

刘盛夫的“偏锋”

□许鸿飞

今年是广州美术学院70周年大庆，作为广美人，见证了母校一路走到今天所经历的阳光、风雨和彩虹。美院不大，但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却很精彩，也许是因为不大，广美师生之间的交流比较多，相互间也比较熟悉，学校里的趣闻轶事彼此间也都知道，特别有趣，特别难忘，也很有启发。

我今天想讲讲刘盛夫，一个让我很敬佩的老师，也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传奇人物之一。说起他，我们那个年代的美院学子基本都非常熟悉，并且又爱又怕。爱他，是因为刘老师有一流的专业水准；怕他，是刘老师在教学上特别严格，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绝不留情。所以我对刘老师教学态度的总结是两个字：“偏锋”。

有一油画系的同学，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时和另一位同学有误会摩擦，不二话一拳将其打晕在地。当晚，正好是刘老师的基础课，刘老师得知其人其事，一开课便对着那位打人的油画系的同学喝令道：“唐某某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人家在罗决某是为了正义，普希金决斗为了爱情，你唐某某，为了打饭而……”顿时，整个课堂哄堂大笑。

在刘老师的这门必修课上，每年都会有一些不及格的，要毕业拿学位证就必须重新来上课补考。刘老师对这类补考者上课有特殊安排，他们只能坐在课室的最后一排，而且还要背对着讲台，这样他们上课就只能靠听力了，眼睛不能直视讲台，类似在课堂上面壁思过。其间，刘老师还会对上课的同学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没，不好好学习，考不及格就是他们现在的下场。”

刘老师上课很讲原则，总是带一个闹钟到课堂上，迟到者坚决不给人课堂，衣冠不整者也不能进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学急忙来上课，由于匆忙只穿了背心 and 拖鞋，刘老师见状拒绝他人课堂：“你回去换好衣服再来。”过一会儿，该同学换好衣服回来了，但忘换拖鞋，刘老师见状说：“拖鞋也不行，回去再换。”同学只好从命。

我们班有个广州的同学，在学校路上遇到刘老师，主动跟刘老师打了个招呼。

刘老师亦礼貌回应，顺便问道：“你哪个班的？”

同学答：“雕塑系某某班。”

刘老师再问：“你考得怎么样？”同学得意地大声答道：“考了93。”

刘老师：“不错，我现在考你一个题……”结果那同学懵了，一下子答不出来。

刘老师便生气地对那同学喝道：“我宣布，你是死背的，你要补考。”

自此那同学远远见到刘老师都会绕路走开。

有一位版画系的女同学，上刘老师的课，补考了几次还是没能及格，有点都都寡欢，一时失踪。后来老师和同学找到她后积极劝慰，但不见效果。版画系的老师怕这位女同学一时想错出事，于是便出面向刘老师求情让其及格。刘老师知道后，态度更加坚决，当天晚上在课堂上还跟其他同学激动地说起这事：“以为自杀，我就会给她及格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！”

刘老师一直未婚，也无儿女，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在自己的艺术天地耕耘，为美院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和艺术专著。他幽默、诙谐，犀利、执着，这种治学态度和精神成了广美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乡亲们送给我的米，又慢慢多了起来

雷州半岛的秋天来得比较晚，已经十一月了，村里还一片葱绿。村口旁，外来树种小叶榄仁和小叶紫薇的叶子略有变黄，风过轻舞，才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秋意。而村前那片稻田，已装满浓浓秋色。

深绿色的田埂，灰白色的田间小路，墨蓝色“三面光”的排灌渠，把田畈划成一个个方块。方块内稻子的稻穗，稻叶，稻秆都是黄色，随风摇曳，憨态可掬。一阵风吹来，金浪翻滚，稻香飘逸。

村子在英利镇西边，村前二百多亩水田把镇和村分隔开来。古时候居住在该镇周边农村的人称镇为“城”，村前的田被称为西城田。

我出生在村，生长在村，即使读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，也情系着村。村子是丘陵地貌，儿时的西城田两面高，中间低。每年雨水将坡地上的泥沙冲刷下来，形成“高田”和“低田”，高田干旱，低田洪涝，旱涝不保收。

西城田是村子的“粮仓”，养育着全村四百多口人。那个时候西城田的产量很低，最好的收成才亩产三四百斤。稻谷除了缴交公粮、定购粮、统筹粮和村里提留水利

稻田秋色浓

□邓剑

粮，剩下的才分给社员作为口粮。遇上旱涝灾害，产量更低，社员一日三餐要用薯类作物补充。“遇逢天公不作美，一半稻米一半薯”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为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，村里响应上级号召，大搞“田园化”建设。将“高田”削平回填“低田”，合理规划排灌系统，把形状不一的田畈进行方块化改造。那时没有施工机械，全靠社员手挖肩挑，村里提出的口号是“男女老幼齐参战，半年实现田园化”。当时我还在读小学，放学后或周日，也加入田园化建设行列，和大人一道挑着泥土来回走，推着车子奋力跑，每天都干到天黑才收工。经过一个冬季奋战，基本实现田畈方格化，道路机耕化，排灌沟渠化的“田园化”目标，解决了困扰几百年的旱涝问题。

西城田的稻米，颗粒饱满，质地坚硬，煮出的饭粒粒分明，香气扑鼻。乡亲们知道我喜欢西城田的稻米，每到收割季节，或通知我回村取，或托人捎来，从不间断。
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我感觉到了微妙的变化，乡亲们给我的稻

米，一年比一年少。仔细琢磨才明白，村里的人口不断增多，西城田的面积没有增加，“田园化”留下的全是泥土设施，抵御不了洪水冲击，年年要修筑水利，粮食产量不保障，乡亲们给我的稻米自然而然就少了。

有一天，村民组长翔哥突然给我电话，西城田纳入了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，方案送到村里征求意见，叫我有空回村一趟，和大家研究改造方案。

不需村民出钱出力，一个冬季下来，西城田换上了新装。田里电线杆林立，抽水泵房整齐排列，机耕路、田间路全面硬化，排灌渠实现“三面光”，喷灌、滴灌等设施一应俱全。西城田建成了高标准基本农田，亩产高达1300斤。“粮食



立冬（国画）

□陈天

安全”保障了，乡亲们送给我的米，又慢慢多了起来。

现在，西城田沟渠清澈见底，小鱼成群游嬉，沟边绿草葱葱，作物长势茂盛，完全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

驻足田头，田间里欢乐的笑声，伴随着稻谷芳香，沁入心脾……

一生都在海里游泳的他，这次上了岸，永远停留在陆地上

怀念周涛

□尹广

11月4日，作家周涛在乌鲁木齐去世。听闻噩耗，十分感伤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当兵到了新疆，听说诗人周涛入伍了，一下就是连级干部，陆续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诗作和有关介绍。大约是1988年，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，居住的单身宿舍与他家很近。听说他性格猖狂，不好打交道，可通过战友结识周涛后，我觉得相见恨晚。

记得第一次和战友到周涛家串门，开门的是一位十几岁的女孩。“毛毛，你爸爸在家吗？”“在家。”她说着向屋里打招呼：“爸，有人找您啦。”周涛笑容可掬地走出来，分别和我俩握手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眼前的周涛与传说中的周涛迥然不同：他身穿着牛仔服，看不出军人的身份，也没有传统文人的样子。“你们坐，随便坐。”他一边招呼我们一边在寻找着什么。“你们喝水不？”他提着保温瓶朝我们走来。见我们摆手，就给我们杯里加了点开水。他拿出一盒香烟，巡视了一遍，见没人接应，独自享用起来。

烟雾缭绕中，周涛泛着红光的轮廓分明，额头宽阔饱满，十分动人。双眼像鹰眼一样，谈话时一直盯着我们。他时而跷起二郎腿，侃侃而谈；时而站起身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用手比划……

一阵敲门声后，进门的是被称为新疆派诗代表的杨牧、章德益。我成了周涛家的常客，主要是听他侃大山，有时还能蹭上一顿饭。每次从他家里出来，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。他不仅跟我谈文学，谈哲学，也帮我解开心里的疙瘩。我调到军区机关后，主要从事军官转业移交工作和材料写作。时间一长，觉得枯燥乏味，不如写散文小说那么有意思，心思不在工作上，受到领导批评。周涛说：“领导批评得对。你不能学我，我是诗人、作家，本职是写好诗歌、散文什么的，你的本职是干事，做好你干事的本职是本分，是饭碗。你可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

再学学、写写文学，作为一种兴趣爱好而已。”周涛还说：“你的领导还是不错的，能当面批评你，说明还希望你改正，还想用你。真正可怕的领导，什么都不说，更不会侃侃而谈；时而站起身，一边说话，一边用手比划……”周涛一番推心置腹的话，让我如梦初醒。

离开新疆多年，与周涛的联系没有断。我有新书出版，会寄送给我，我也坚持习作，请他批脉。偶尔来广州，他会联系我，我一定会拜会他。虽然见面机会少了，但我一直把他作为良师益友存放在心里。得知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西行记》，我第一时间从书店买来细读。在这篇长篇小说里，他为书中人物文远之的意外死亡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：人生没有陆地，死亡才是陆地。

周涛用诗人般的胸怀以其悲壮且有凄惨的诗歌，结束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一生都在海里游泳的他，这次上了岸，永远停留在陆地上……